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六十九回 訪遇英雄包公勸仕 金鑾立狀國丈簽輪

詩曰：奸臣屢次害謀深，全此英雄灰冷心。
今日包公重功仕，雄關方得免凌侵。

再說包公勸狄千歲之際，有四虎英雄答言：「千歲屢被龐洪施計，又說驗假旗，得狄太后救了，問罪遊龍驛中三年徒罪也罷，龐洪又連發書三封，要驛丞害了千歲，豈知這王正與千歲一無仇恨，尚然不肯下此毒手，若像龐洪的狼心狗肺，千歲久已赴歸九泉了。所以今朝思斷義絕，故立心把著從前汗馬功勞一齊付與流水，悉聽選兵殺到金鑾殿上，自有龐洪與萬歲抵敵選兵。一興一敗，龐洪可能定度得準，與我千歲何涉？我等情願甘守為農，斷然不去提兵的。」包爺聽罷，開言說：「列位將軍，休說此言。龐洪奸惡，自有下官與他理論。總之聖上無虧於你。還直為國分憂才是。」四將說：「怎言聖上無差？聽了龐洪的話，忘了千歲的大功，綁出法場處斬，不准保奏，必要斬的。這等沒良心之人主，若千歲再去領旨提兵，是個無能沒用之人了。聖上若然知我等在天牢，願吃一回之苦，再要我等征西，斷斷不能了。」包公說：「列位將軍，你言差矣！句句言來，非為忠君愛國之語。」並聲又說：「王親大人，凡人生天地，須要忠孝兩全，才得名揚四海，方是豪傑英雄。聖上雖然差了，還宜體諒，歷代厚沾國恩，狄王爺你豈不明此理的？」

又閃出驛丞也上前解勸，千歲嗟嘆一聲說：「包大人啊，我眾目昭彰，說已身亡了，而今忽然枯樹逢春，豈無欺君之罪？龐洪又有嫌隙可乘了。」包爺說：「這也不妨，下官自有方法的。」四將說道：「只要包大人保得定，龐洪沒有得計害千歲才好。」包爺說道：「如今諒這奸臣再不敢了。」轉身又問王驛丞：「這龐太師的來書，如今還在？」驛丞說：「啟上大老爺，這三封書多是來人帶回，並無一字留存的。」包爺說：「這老奸臣果然厲害也。狄王親，下官還有請教，前日龐洪要害你，你依然在世，怕他什麼？何必作弊潛蹤？這是什麼緣故？」狄爺就將王驛丞說知算計，想起王禪老祖吩咐之言，尊命依計，細細說知包爺聽了，微笑說：「下官從不被人愚的。如今算來，卻被你欺了。若非崔信觀星斗，怎知道王親在此！」狄爺說：「包大人你也查訪得機關巧密，下官在廟中了。」包爺笑道：「下官不辦疑難事情，誰人可辦？狄王親若不去提兵，誰人敢當！」狄爺說：「大人，雖然如此，但下官身亡已久。今又說復生，聖上跟前如何陳奏？」包爺說：「只消如此如此便不妨了。」四將聽了一齊說：「包大人，你平生是個鐵面無私的，如今也要存私了。不知欺君罪津若何？」包爺說：「列位將軍，本官也不過為看國家軍事重大，不得已權行耳。」四人笑道：「小將原乃是一時取笑，大人休得見怪。」狄爺又說：「大人，這是驛丞心存忠厚，不聽龐洪用計害人，小將日後不忘他恩德。」包爺說：「是，下官也知他是個忠厚人。」王正連呼不敢。此時包爺叮嚀五位英雄，來日依計而行，抽身作別。眾英雄送出廟門。驛丞拜辭千歲弟兄，回轉驛中。包爺也不到遊龍驛，直進歸回京城。

卻說英雄閉上了門，張忠說道：「這包龍圖果然忠心為國，用心訪出大哥，算來妙計如神的。」劉慶說：「如今我們原去提兵調將，犯邊須踏為平地，才知道我們弟兄五虎的英名。奏凱回朝，然後取決這老奸臣。」狄爺笑道：「你休把西邊看得太輕，今此興兵，非比前日，雄兵猛將，倍加厲害，勝敗尚難卜的。」不題五將之言。

且說驛丞回至驛中，大笑不止。驛子在旁說：「老爺是吃了笑藥麼？」驛丞喝聲：「狗才，胡說！快取茶來！」此時驛丞想來思去，說其事乃奇哉也。那日目擊千歲屍骸收殮在棺，只道皮消血化已久，豈知今日尚在上！總是令人難測的事，來到此間，真乃好笑，大抵皇天不負棟樑材，不題王正中心中歡樂。再說包爺快馬行程，不歸自己衙門，轉見崔信，細談此事。崔爺說：「包年兄，這平西王埋名不出，全賴你訪出來。但是聖上跟前，如何陳奏？」包爺說：「下官先言狄青烏臺告狀，自稱命未該終，皮未化，肉未消。要小弟救他，請旨開棺，原用三生法寶，假稱還陽之說。」崔爺說：「但是一年之久，只妨聖上不準信，便如何？」包爺說：「小弟一力擔當，料必准奏的。」崔爺說：「如此全仗包年兄之力，若得平定西邊，皆年見之功也。」二人哈哈大笑，包公辭別回衙。

次日上朝見駕，各官朝罷，行列分排。聖上聞言，說道：「目下西邊兵圍三關，朕命呼、龐二卿會同武職文臣連朝議得如何？」當下班中閃出龐國丈，龐洪奏說：「臣奉了聖上旨意，敘會眾臣，只因未曾議妥，奏聞便了。」天子聞奏，龍心不悅。靜山王呼爺正欲開言啟奏，包公俯伏金階，說：「臣有事奏知。」天子說：「包卿，莫非與朕分憂，有何計議退敵，快些奏來。」包爺說：「臣奏為狄青昨夜在烏臺告訴為臣，稱說屈喪幽靈，飄流陰府，懇臣救取他還陽。臣說他已經亡久，骨肉已消，救不及了。狄青又說命未該終，皮肉未化，必要臣力救他的。臣不敢自專，今特請旨定奪，然後開棺。」這句奏言，國丈在旁聽了，暗暗心中想來，人死既成僵屍，如若過了七日，皮肉多已消滅了，縱有救法，也救不活了。如今已有一年，任你三生法寶厲害，料想不能成功。此時仁宗天子，一來見邊關危急無人退敵，正在思念狄青，二來這包龍圖的說言，總是信服的。即忙傳旨包公說：「狄青有鬼魂告訴，如此包卿能救取還陽，是包卿大功，倘若一救他還陽，即來復旨。」包爺說：「微臣領旨。」嘉祐王正要退班。左班中又閃出龐國丈：「臣也有啟奏，臣思從前包丞說過，凡人屈死者七天之內，可能救活還陽的，如若過了七天，就救不得活了。如今狄青死去已有一載，雖云皮肉未消，還防日久已是焦枯了。倘救不活狄青，包丞應有妄奏開棺之罪。不是臣之多言，想是蕭何定律，萬古無更，若然聖上不定開棺妄言之罪，朝廷法律，是不行於臣下也。」嘉祐王聽了龐洪之言，把頭略略一點說：「龐卿這句話，何用你多言。包卿不是等閒之官，豈有妄言哄朕之理？且待開棺之後，救不活，然後定罪不遲。」包爺奏道：「陛下，臣今立下開棺罪狀，免得國丈心中掛懷罷了。」天子說：「救活了御弟，是包卿之功；倘救不活，且待開棺，事後罪與不罪，寡人自有定見，何須你們立狀！」包爺說：「容臣立狀，然後開棺，好待國丈放心。但臣救活了平西王，國丈也要如何？」嘉祐王說道：「便降他三級，罰奉三年，以補包卿救活功臣大功。」天子即命內侍取出文房四寶。包公想：「如今龐洪倒運了。」當時國丈也想救不活狄青，殺了包拯，肆無忌憚了。內侍此時取出文房的物件，包爺提筆，立了開棺罪狀。書完，在開棺狀腳下立了花押。包爺說：「請國丈書立花押。」龐洪就在降三級下鑿了花押。包公呈上御案，聖上一觀，即命內侍收過，吩咐退班。

各官員送出午朝門。包爺說聲：「國丈，勞你同去天王廟，看下官救取平西王，你意下何如？」國丈便說：「包大人，你是個正直無私的君子，有何私弊？況且救活狄王親，總要見面的，決不能拿一個假的來調換騙聖上。老夫不得閒工同大人前去。」包爺一拱作別，不去越發更妙了。轉聲又問：「那一位大人同去看看？」有靜山王呼延贊說：「包大人，你從前說過，如若生人礙國去催促，就救不活了，因何今日要人同去幫助起來？」包爺微笑說聲：「老千歲，生人假如礙了眼目，待救不活狄王親，下官又正了國法，妄奏開棺之罪，老國丈豈不快哉？」呼延千歲呵呵笑說：「本藩也有此心，眾人一同去看，連得包大人正了立狀之法罷。」帶笑作別，各回衙門。不知救活狄千歲否，不知後來如何？正是：

英雄今日災殃脫，奸佞他年法律亡。